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 欧·亨利 / 著
苏仲海 / 编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 (美) 欧·亨利著 ; 苏仲海
编译. -- 哈尔滨 :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318-9631-9

I. ①欧… II. ①欧… ②苏…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1671 号

书 名/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著 者/(美) 欧·亨利

编 译/苏仲海

责任编辑/彭宝中

排版制作/文贤阁

出版发行/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 225 号

邮政编码/150016

发行电话/(0451) 84270522

网 址/ www.hljscb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

版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18-9631-9

定 价/35.00 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欧·亨利（1862—1910），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和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他年幼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结婚后在妻子的鼓励下开始写作。1898年，他因为在银行供职时的账目问题而锒铛入狱。服刑期间，他认真地进行创作，并以“欧·亨利”为笔名开始发表短篇小说，逐渐引起了读者的关注。1901年，服刑3年零3个月之后，他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而提前获释。次年，他移居纽约，成为职业作家，此后创作了数百篇优秀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有《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最后一片叶子》《带家具的房间》等。

欧·亨利一生创作了很多短篇小说。从题材的性质来看，这些作品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类以描写美国的西部生活为主；一类主要写美国大城市的生活；一类则以拉丁美洲的生活作为描写的对象。这些不同类型的题材，显然是与作者一生中几个主要时期的不同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而三类作品当中，无疑又以描写城市生活的作品数量最多，意义最大。

欧·亨利本身是一个贫苦的人，所以他文章的主人公大多是底层的人民，文章的主题则充满了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另外，他的小说语言幽默诙谐，一开始就能抓住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力。小说中除了文字的幽默诙谐之外，总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欧·

亨利常常在结尾处将情节一转，使故事的结局变得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被誉为“欧·亨利式结尾”），从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这是欧·亨利小说最为出名的一个方面。

欧·亨利给美国乃至世界的短篇小说带来了新的气息，他的作品因而久享盛名，并具有世界影响。近百年来，他的小说在全世界一版再版，始终拥有众多的读者，足见其作品的生命力。自1918年起，美国设立了一年一度的“欧·亨利纪念奖”，以奖励每个年度的最佳短篇小说。直到今天，欧·亨利的名字仍旧和短篇小说的创作，和小人物的悲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目录

麦琪的礼物	001
最后一片叶子	006
生活的波折	012
带家具的房间	018
李代桃僵	024
警察与赞美诗	035
托尼娅的红玫瑰	041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051
爱的奉献	056
财神与爱神	063
婚姻指南	070
擦亮的灯	081
钟 摆	094
伯爵和婚礼的客人	099
婚姻学的真谛	105
都市报道	111
寻宝记	126
让我号号你的脉	136
迷人的侧影	147
窃贼自新记	156

轿车在等待的时候	164
失败的假设	169
黑杰克山的交易	181
牧场的波皮普夫人	197
罗滨的手相	218
命运之路	225
心理分析与摩天大楼	246
一笔通知放款	252
各有所长的结局	257
部长的良策	266
经验与狗	277
尊贵的客人	288
无缘牵手	293
人生如戏	297
不循规蹈矩的人	304

麦琪的礼物

德拉找来找去，找遍了家中所有的地方，只有这 87 美元了，而且仅剩的这些钱里还有 6 美分是在买杂货和买菜的时候，通过砍价积攒下来的硬币。她回想起自己当时和小商贩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的样子，就觉得非常难堪。她把这些钱翻来覆去地数了好多遍，可怎样数都是 87 美元，没多出来一分，而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

德拉感到非常失落，却又无能为力，只能趴在破旧的小餐桌上号啕大哭。哭完之后，她还无端地生出了很多感慨：生活原本就是哭泣、哽咽和笑容，而且多数时候是在哽咽。

身为主妇的德拉，到底居住在什么样的家庭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她的家吧。这是一套公寓房，还带有几件家具，房租是 8 美元一周。房子破旧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就算说它是乞丐帮的居所也不会有人质疑。没有人往她家楼下过道里的信箱投过一封信，更别说有人来按响门上的电铃。只有一张名片贴在楼下的过道里，上面印着一个名字——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

“迪林厄姆”这个名号，还是主人在以前生活得意的时候一高兴才加上去的。当时，他每周能有 30 美元的进项。可现在，他的薪水还不到 20 美元。“迪林厄姆”这几个字母也已经模糊不清了，它们似乎正在斟酌是否要缩写成低调的、更符合实际的字母 D。但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太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德拉——每天都会丈夫回家后走进房间时，亲热地称呼他“吉姆”，并和他热情地拥抱。这自然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过了一会儿，德拉停止了哭泣，并扑了些粉底遮盖脸色，然后

站在窗前，呆呆地看着黯淡无彩的后院，那里有一只灰白色的猫正行走在篱笆上。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可她只有手里的 87 美元能用来给吉姆买一份礼物，而且这些钱还是她几个月以来费尽心思一分一毫积攒下来的。他们的支出总是超出预算很多，一周 20 美元的开销实在是难以承受。只有 87 美元能用来买礼物，她的吉姆啊，她筹划了那么长时间准备要送他一件充满爱心的礼物，一件精致的、珍贵的礼物——最起码得和吉姆相配的东西才行啊。有一面壁镜挂在他们房间的两扇窗户之间。你可能见过这种房租 8 美元一周的公寓壁镜。你若是一个身材瘦小、灵动的人，观察着镜中一连串的长条子影像，估计能对自己的容貌有个大致的了解。德拉的身材就非常瘦小灵动，对这门艺术已经特别熟练了。

很快，德拉就像一阵风似的来到壁镜前面。刚开始，她的脸上神采奕奕，但 20 秒钟之后就又恢复了之前的平淡。她迅速把头绳解开，让头发完全披散开来。

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到目前为止都各有一件让他们感到自豪的东西。男主人的是从他祖父那儿传承下来的一块金表，女主人的就是她自己的秀发。如果地下室有无数的金银财宝，而所罗门王^①在那里守卫的话，迪林厄姆每次走到那里时，一定会把金表掏出来，好让所罗门王嫉妒得眼冒火星；如果希巴女王也住在天井对面的那幢公寓里，当有一天德拉把头发披散下来在窗外晾干时，那女王看到后肯定会嫉妒得发疯。

就在此时，德拉的秀发柔顺地披散着，轻轻地晃动着，闪耀着光泽，如同那褐色的瀑布。她的头发长及膝盖，披散着的时候就好像穿了一件美丽的长袍。不久，她又神经兮兮地迅速把头发整理好。她在那里呆立着，犹豫了将近一分钟，两滴眼泪滑落到破旧的红地毯上。她穿上一件褐色的旧外衣，又戴上那顶褐色的旧帽子，眼泪都没来得及擦干，就快速地离开房间下了楼，裙子跟随她快速

① 所罗门王：公元前 10 世纪以色列国王，以智慧富有著称。

的跑动一摇一摆的。

德拉气喘吁吁地来到街上的一块招牌前，确定了招牌上写的是“索弗罗妮夫人发制品店”，之后便跑上楼。那里有位身材臃肿、脸色惨白的夫人，与“索弗罗妮”（意大利诗人塔索的诗歌《耶路撒冷的解放》中的人物，是“舍己救人”的象征）的雅号没有丝毫联系。

“你需要我的头发吗？”德拉问。

“我倒是要买头发，”夫人说，“掀开帽子，我得先看看你的头发怎么样。”

那褐色如瀑布般的长发瞬间倾洒下来。

“20美元。”夫人抓起头发看了看，很快就内行地说出了价格。

“那就赶快付钱吧。”德拉说。

嗨，德拉在这之后的两个小时里就好像插上了一双翅膀，在大街小巷飞翔。请不要觉得这个比喻不太妥当。她挨家查找店铺，就是为了给吉姆挑选出一件可心的礼物。

最终，她找到了一件称心如意的礼物，可以说就是专为吉姆量身定做的，她逛了这么多店铺，这件礼物最适合了。这是一条颜色朴素、刻有花纹的白金表链。所有质量优越的物品只用货色论优劣，不会用装饰来显摆，而且这条表链与吉姆那只金表简直是绝配啊。她的目光刚一碰触到这条表链，就认定它属于吉姆。它和吉姆一样，外表文静但无与伦比——这一形容对两者都十分恰当。她买下这条表链花费了21美元，然后急急忙忙地回到家里。这时，她还只有0.87美元。吉姆的金表和这条链子搭配在一起，这样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在干什么，吉姆都可以充满自信地看时间了。

尽管那只表非常华丽，特别珍贵，但由于表带太破旧，太寒碜，吉姆只是偶尔偷偷地瞥上一眼。

德拉回到家之后，她心里的极度喜悦慢慢变得趋于理性了。她用烫发铁钳着手修补由于爱情和慷慨而造成的损坏，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亲爱的朋友们——但是你必须明白这是由

于爱情的伟大。

不到 40 分钟，她便把头发修成紧贴头皮的一缕缕小卷发了，这种模样让她神似一个逃学的小男孩。她在镜子里来回看着，用谨慎和严苛的眼光照来照去。

“如果吉姆看到我这个样子没有被气坏，”她自说自话道，“他一定会说我和科尼岛上合唱队的卖唱姑娘很相似。但是我又能怎么办呢？唉，只有 1.87 美元，我也是无能为力啊。”7 点时，她把咖啡煮好了，然后把煎锅放在热炉上，以准备随时做肉排。

吉姆像往常一样准时回家。德拉手中紧握着那条表链，坐在他进门经常路过的桌子角上。很快，下面楼梯上传来了她非常熟悉的脚步声，她非常紧张，脸色苍白。她有一个为最简单的日常事务而默默祈祷的习惯，现在她低声说：“求求上帝，他一定要觉得我还和以前一样美丽。”

吉姆打开门走了进来，然后关上门。他看起来很瘦弱，面容严肃，好可怜啊！他只有 22 岁，就要经受这样的重担！他还要购置一件新大衣，而且他连一双手套都没有。

吉姆一动不动地站在屋门旁边，就好像猎犬闻到了鹌鹑的气味。他紧盯着德拉，这种前所未有的神情令她恐惧至极。吉姆的表情既不是生气，也不是吃惊，又不是失望，更不是厌恶，与她想到的任何一种神情都不相同。他仅仅是面带这种神情紧盯着德拉。

德拉跳下桌子，走向他身边。

“吉姆，亲爱的，”她大声说道，“不要这样看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要是不送你一件圣诞礼物，这个圣诞节我的心里就很难受。头发还会再长的——你没生气，是吧？我除了这么做没有别的选择。我的头发长得快极了。说一句‘圣诞快乐’吧！吉姆，让我们快快乐乐的。你肯定猜不到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多么美丽精致的礼物啊！”

“你已经把头发剪掉了？”吉姆费力地问道，似乎他难以接受这明摆着的事实。

“剪掉卖了，”德拉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也同样喜欢我吗？没了长发，我没有变啊，对吗？”

吉姆古怪地四下望了望这房间。

“你说你的头发没有了吗？”他像白痴一样问道。

“别找啦，”德拉说，“告诉你，我已经卖了——卖掉了，没有啦。现在是平安夜，好好待我，这是为了你呀。也许我的头发数得清，”突然，她特别温柔地接下去，“可谁也数不清我对你的爱啊。我可以做肉排了吧，吉姆？”

吉姆如梦初醒，把德拉紧紧地搂在怀里。现在别着急，先让我们花 10 秒钟从另一角度审慎地思索一下某些不太重要的事。房租每周 8 美元，或者 100 万美元——那有什么差别呢？数学家或才子会给你错误的答案。麦琪带来了宝贵的礼物，但就是缺少了那件东西。这句晦涩的话，下文将有所交代。

吉姆从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扔在桌上。

“别对我产生误会，亲爱的！”他说，“即便是剪掉了头发，也不会减弱我对你的爱。不过，你只要看看我送你的礼物，就会明白我刚才为什么发呆了。”

德拉用她白皙的手指灵巧地解开丝带，打开纸包。紧接着是欣喜若狂地尖叫，“哎呀！”突然又泪流满面，急需男主人千方百计的慰藉。

这是因为摆在桌上的梳子——全套梳子，包括两鬓用的，后面用的，样样俱全。那是很久以前德拉在百老汇的一个橱窗里见过并羡慕得要死的东西。这些美妙的发梳是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它的颜色和她漂亮的头发搭配起来真是太合适了。她明白，这套梳子实在太昂贵，对此，她仅仅是羡慕渴望，从没想到自己会拥有这个。现在，这一切居然属于她了，可是只有自己在拥有美丽长发时才有资格佩戴这欣赏已久的装饰品，而那些美丽长发已经不在了。

不过，她依然紧紧地抓住梳子，过了很久才抬起泪水婆娑的双眼，微笑着说：“头发很快就会长出来的，吉姆！”

随后，德拉仿佛一只被烫伤的小猫跳了起来，叫道：“哦！哦！”她还没把给吉姆的漂亮礼物给他呢。她急不可耐地把手掌摊开，把东西递给他，那没有知觉的贵重金属似乎反映出她欢快的心情。

“怎么样，吉姆？我搜遍了全城才找到了它。现在，你每天得把表拿出来看100次。把表给我，我看看它们搭配在一起怎么样。”

但吉姆没有听她的，反而倒在睡椅上，两手枕在头下，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德拉，”他说，“让我们把圣诞礼物放在一边，保存一段时间吧。它们实在太好了，但目前尚不宜用。我为了买那个梳子，卖掉了金表。现在，可以准备做肉排了吧。”正如诸位所知，麦琪是聪明人，聪明绝顶的人。他们把礼物带来送给出生在马槽里的耶稣；他们发明了圣诞互赠礼物的习俗。因为他们是聪明人，所以毋庸置疑，他们的礼物也是十分聪明的礼物，假如两样东西完全相同，或许还有权利相互交换。我在这里已经用很不自然的文字为大家介绍了这么一个平淡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住在公寓套间的两个傻孩子，而故事的结局也十分平淡，没有大喜大悲。他们都非常不理智地为了对方把自己最为珍贵的东西舍去了。但是，现在的聪明人要知道的是，在所有赠送礼品的人里面，这两个人是最聪明的。在所有赠送又收到礼品的人里面，他们这样的人也是最聪明的。不管在哪里，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人。

他们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圣人麦琪了。

最后一片叶子

华盛顿广场的西边有一小片地区，取名为胡同区。那里的胡同杂乱无序，而且还被分成一段一段的。这些胡同绕来绕去，甚至每条胡同还会交叉一两次，就像迷宫一样，人在里面肯定会晕头转

向。但这种小胡同并非毫无用处，至少有位画家就发现了一个优点：如果有人来收颜料、纸张或画布的欠款，他也许得绕上半天，最后仍然回到原处，收不到一分欠款！

这个令人惊喜的发现被画家传开以后，那些搞艺术的人没过多久便陆续来到了这里，聚集在这历史悠久、房租便宜的格林尼治村。他们特意寻找那些窗户朝北的房间、十八世纪的山形墙屋和荷兰式的小阁楼。之后，这些人又从六马路带来几只大圆筒形的锡杯、一两只火锅。就这样，艺术村的雏形便诞生了。

休易与乔安西在一栋三层砖房的顶层开了一间画室。休易通常称呼乔安西为乔安娜，这是她的昵称。她们一个是缅因州人，一个是加利福尼亚人，两人是在八马路德拉蒙尼克饭店的餐桌上初识的。她们在艺术、饮食、穿着上都有相近的爱好，所以就合租了一间房做画室。这是发生在5月间的事。

到了11月，一位冷冰冰、看不见摸不着的不速之客闯进了这一带，伸出一只冰凉的手，今天碰碰这个，明天碰碰那个。医生称这位客人为“肺炎”。在广场以东，这瘟神简直肆无忌惮，害起人来一动手就几十人，但走到长着青苔、迷宫似的“胡同区”，他减缓了脚步。

你决不会说“肺炎”先生侠肝义胆。让加利福尼亚州的微风吹得没有了血色的小个子女人哪会经得起喘粗气的老糊涂的铁拳？而他的铁拳偏偏就对准了乔安西。乔安西有气无力地躺在油漆铁床上，两眼呆望着荷兰式小窗对面的砖墙。

一天上午，那位忙碌的医生皱皱灰色浓眉，把休易叫到一边。

“现在只剩下一成的希望了，”医生一边甩下体温表里的水银一边说，“她能否活下去取决于她对生命有多大的信心。如果她自暴自弃，纵有灵丹妙药也不顶用。不过她已经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痊愈了，你知道她还有什么心愿吗？”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湾。”休易答道。

“画画？天方夜谭！我是问她心里有没有仍在挂念的事。比方

说，心里还会想着哪个男人。”

“男人？哪个男人值得……？”休易的声音尖得像单簧口琴，“没这种事，医生。”

“那就不好办了。”医生说，“我一定尽力而为，能用的办法我们都会用。但是如果病人自己对自己不抱希望，再好的药物疗效都要打折扣。要是她能问起今年冬天衣服流行什么款式，那么我对你说吧，她的希望就能多一成。”

医生走了以后，休易到画室里哭了一场，把一条日本餐巾全打湿了。哭过以后，她拿着画板昂首阔步走进乔安西的房间，故作轻松地吹着口哨，吹音律多的切分音。

乔安西脸朝窗躺在被窝里，一动没动。休易以为她睡着了，赶紧安静下来。

她摆好画板，开始替杂志社画小说的钢笔插图。这是每个年轻人的必经之路，年轻作者要踏上文学之路得先替杂志社写短篇故事，美术工作者要闯出艺术之路得先替杂志社做小说的插图。

小说的主人公是爱达荷州的牛仔，休易在画主人公穿的漂亮马裤和眼镜时，听到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她赶紧走到床边。

乔安西一边睁大眼睛望着窗外，一边在数数，而且是倒着数的。

“12，”她数着。过了一会儿，“11”。又过了一会儿，“10”“9”。又过了会儿，“8”“7”，两个数几乎是接着数。

休易觉得奇怪，乔安西在数什么呢？然而她只看到一个空荡荡的冷落院子和20英尺外一栋砖房的墙。一根老藤趴在墙上，有半堵墙高，干巴巴的，靠近根部的地方已经萎缩，藤叶几乎全被冷飕飕的秋风吹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还紧贴在破败的墙上。

“怎么啦？”休易问。

“6，”乔安西又在数，声音低得只有凑到跟前才能听见，“现在落得快了，3天前还有将近100片呢，我数得脑袋疼。现在好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5片了。”

“5片什么呀？快跟我说。”

“5片藤叶。那根藤上的。等最后一片掉下去，我也就完了。我早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对你说？”

“你瞎想什么啊！”休易觉得这太荒谬了，不屑一顾地说，“一根老藤上的叶子跟你的病好不好得了有什么关系？傻丫头，别乱想，你平日里喜欢那根藤而已，不要这么糊涂。今天上午医生还对我说，你很快好起来的希望是——我想想他怎么说来着——对啦，他说你有九成的希望！想想看，这种可能性就和我们到了纽约有可能坐电车，或者走路时遇上一栋新房子一样大。来，喝点儿汤，喝了我就再画画，卖给编辑，得了稿费给你买高档葡萄酒，再买点儿猪排，也给我自己解解馋。”

“葡萄酒用不着再买，”乔安西说，眼睛还盯着窗外，“又掉了一片。汤我也不要。只剩下4片叶子了。我只希望在我天黑前看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见到了之后我就可以离开了。”

“乔安西，你听我的，闭上眼睛，好好休息，等我把这幅插图画完，怎么样？”休易弯下身对她说，“这些画明天急用。画画光线得好，要不然，我就会把窗帘放下。”

“那你不能换个房间？”乔安西没好气地反问。

“我得在这儿陪着你。再说，我也不能让你看着几片藤叶胡思乱想。”休易答道。

“那你画完了得告诉我，我想看着最后一片飘下来。”乔安西边说边闭上了眼睛，脸色惨白，躺着不动，像尊石膏像，“我不愿再等，也不愿想什么，没什么舍不得的，只想像一片没有了生命力的枯叶一样，往下飘，飘。”

“好好睡一会儿吧，”休易说，“我画退隐的老矿工要个模特儿，得找贝尔曼来。我只出去一会儿，别动，我一会儿就回来。”

贝尔曼老头也能画画，就住在下面一楼。他已年过六旬，脑袋像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兽的森林神，身子像小鬼，胡须像米开朗琪罗创作的摩西雕像髻曲着从头沿身子往下垂。他画画一直没有多大的

成就，尽管从事了40年的创作，却连艺术女神的长衫边都没碰着。他一心要画出个传世之作，但至今还没提笔。近些年除了画一些商业画或广告画，他什么也没搞，就靠为这一带请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当模特儿挣点儿钱。他喝起杜松子酒来没有节制，但一直惦记他的传世之作。此外，这小个子老头凶巴巴的，瞧不起软绵绵的人，自诩为保护楼上两位年轻画家的看家猛犬。

休易去时，贝尔曼果然在楼下他那间又暗又凌乱的房间里，满屋都是杜松子酒味儿。屋角里的画架上绷着块白画布，就等画上一幅传世之作，但等了25年还是一筹莫展。休易告诉他，乔安西在胡思乱想，把自己比作一片弱不禁风的藤叶，等到力气亏空，对这世界再无留恋时，会飘落下来。

贝尔曼老头经常老泪纵横，但听到这般白痴似的胡想，他不屑地大叫。

“什么话！”他嚷着，“看到混账藤叶子掉了就会想死，世上还有这种笨蛋？这种事还是头一回听说。叫我陪你们胡闹，当什么隐居的糊涂虫的模特儿，我可不爱干。你怎么能让她这么胡思乱想？哎哟，乔安西那小家伙也怪可怜的。”

“她这次病得很严重，身体很虚弱。”休易说，“脑子烧糊涂了，老瞎想。贝尔曼先生，既然你不愿给我当模特儿，那就算了，没关系。不过我看，你这老头也真是，太啰唆了。”

“女人就是女人！”贝尔曼又大喊大叫起来，“谁说的我不愿意？走吧，我跟你去。我说了半天的话意思就是愿意。老天爷！乔安西小姐是大好人，怎么就病倒在这种地方？哪天我画出一张精美的画，我们一块儿远走高飞。老天爷！行啦。”

两人上楼时乔安西睡着了。休易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打个手势把贝尔曼带进了另一间房。他们在房里瞧着窗外的那根藤，心里不由得害怕。接着，两人面面相觑，沉默了好一阵。冰冷的雨在不停地下，还夹杂着雪花。贝尔曼穿着一件旧蓝色衬衫，坐到个翻转的水壶上当退休的矿工，那水壶是充作石头的。